

散文

唱歌的麦田

蒋建伟

泥土是一件陶罐，万物生灵装进去，倒出来，装进去，再倒出来，变成一个个奔跑在平原上的野孩子。

就是什么秘密都可以装的，很多腐烂在里面，也有很多，接着生长出新的秘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小东被打开，不再是什么秘密，呀，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世界可以那么小，一粒粮食那么小，“啪”，打开了。

你轻轻地躺在一道沟堰上，满脸贪婪，眼儿微闭，呼吸着绿泼泼的空气，鸟雀“啦啦啦”唱着三五首童谣，忽然就飞起来，忽然就落下去，藏进那个小东西里。你不知道的，小麦这时候偷偷钻出地面，一个又一个娉婷婷婷的少女走过来，一个又一个头顶散着热气的小伙子走过来，“咝咝，咝咝”，他们穿着绿油油的衣裳，芝麻粒儿大小。墨绿中，笑声会传染，能嗅出一缕一缕的清香来，空气甘冽芬芳，麦苗婉转飞翔，小麦们开口唱歌，浑身就不那么冷了，后来，开始热汗淋漓，像极了地平线上跳舞的那么多、那么多快乐的霜花。

歌声好像我们家的白云一样，都姓蒋，朝天上随便吹一口气，白云立马飘下来，好一场大雪啊。白墩墩的大雪，急慌慌地走着，像棉花做成的被子，暖和，盖在麦苗身上，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垄垄麦苗中间，屎壳郎美滋滋地大睡，梦着自己的好事，天塌地陷似乎与它无关，像是死了，又像是还活着。脚尖一划拉，一坨坨牛粪露出来，许是太阳晒久了，臭味没了，不再那么热烈，扁扁的，膨化得好像俄罗斯大列巴面包，掰开一块，许多没有消化掉的麦秸团了一处，麦秸上，残留着一道道咀嚼的牙齿印，可惜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远的地方，那些掺杂了牛马粪、驴粪、骡子粪、猪粪以及多种腐烂物的熟土，也被太阳晒着，酥酥的，软软的，滑滑的，酸溜溜的，风一刮，没了魂，一下瘫了。指不定哪一粒上，你会扯出三五根头发

丝儿，不知道是不是它们自己的或者大人小孩的，长长短短，纠缠一处。它还在“呼呼呼”地睡觉，动也不敢动，无论你怎么叫，也叫不醒。脚底下，又一划拉，“噌”的一声，踢出来一堆死去的小东西，也踢翻了它，它挥舞开六个爪子，一抱拳，一屈腿，身子团作一个小黑球，竟然连骨碌带爬，没命似的跑啊跑啊，咦，哈哈，小鼻子小眼，细腰肥臀，女的，哎呀，一眨眼，不知道又钻去了哪里。雪花飘在土粒子上，一朵托举着一朵，最下面的那朵融化了，土粒子湿了，慢慢地冻上了，随着雪花不断增加，不断融化、冰冻，一骨碌，骨碌出老远。土粒子在不断发胖，小小的，圆圆的，冰丝丝的，玲珑剔透，好像装了满满一副跳棋盘里的玻璃球，一踢，蹦蹦跳跳着你追我赶地乱跑，也不知道它们要跑到哪里。雪继续下，一直下，把所有的所有都覆盖了，看不见别的色彩，只留下了白。小风一刮，弥漫了雪雾的白色旋起，倾斜着向上飘，几番盘旋，那冒着甜兮兮的冰气，炊烟一般散了，在半空中停顿了几秒，末了，消逝得无影无踪。

三月间，一位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站在麦田边，她要唱歌，她，如果能唱一首落寞村的民歌就好了！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暖乎乎地照耀着大地、村庄、河流，“噗”，被凝固了的冰挂化了，坠落在枝枝丫丫里。她的歌词，只有一个“啊”字，可是，调儿唱出来了，味儿却散发着土腥气。小风，似乎停了，似乎又没有停，不过没有先前那样冷，到后半夜，风真的停了，满屋子的热气一下子圈住了。麦苗们横出了被窝，长伸了一个懒腰，“憋死了”，就势做了个驴打滚。这田野，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一道白，一道绿，横横竖竖，深深浅浅，发展到后来，白皑皑的变成了绿油油的。

小麦们进入了变声期。它们，脸蛋上开满了花，挺胸，收起气，脚尖翘起，小手伸展开来，随着3/4拍子、4/4拍子

拍子放声歌唱，婉转悠扬，两脚不动，但其余的部位都在唱歌，都在跳舞，天籁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麦地。你恍惚看见，一开始，天地间，空气中，好像有一根头发丝儿，从它们的口腔、鼻腔、胸腔和腹腔出发，越来越长，几米，几十米，几百米，几万公里，甚至无限的长，越来越粗，上接白云深处，闪电般击中了你。有的唱啊，“一万个爹来，一万个娘，喊熟了大片大片的好麦浪”，你肯定是躺在麦田里了。有的唱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你呢，也就打开了一幅工笔画：夜色中，你的数学老师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有的唱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还有“捧一把黑土，我亲爹亲娘的土”，不用猜，你已睡在孟春时节的木床上，雨，不紧不慢地下，其实它们呀，好像小磨香油一样金贵哩。有的呢，记不住一句歌词，只好在每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上，找出那个字的韵母，比如“土”的“u”，“天”的韵母“an”，“娘”的韵母“ang”，打开小嘴巴，随声附和，只唱一个音，外边的观众谁也听不出来。从童声合唱，到少年合唱、无伴奏小合唱、六声部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清晨的原野里，歌声也由整体齐鸣，变成了这一片、那一片的演唱，无伴奏，无指挥，哈，浑然天成。为什么是演唱呢？小麦们长高，开始拔节了，抽穗了，开花了，授粉了，小麦的歌声里，可以听出男人的爽朗、女人的婀娜，也可以听出花开的波涛声、灌浆的大潮声，南风北上，“哗——哗——哗——哗”，如此反复，连续。

麦子是被布谷鸟叫黄的，是被麦黄风刮黄的，是被毒太阳看黄的，是被平原上的男女老少喊黄的，对，一夜一夜，一天一天，一眼一眼，一声一声。黄，是金黄色，黄金一样的金属色，哪怕看上一眼，你就是贵族了。这麦浪，大海一样起伏，歌声从天而降，似遥远，似圣洁，那，是男中音、女中

音？是男低音、女低音？太低了，低得不能再低，“哗——哗——哗——哗——啦——啦——啦”……天门打开，春夏秋冬都进来了，红红火火都进来了，爱情都进来了，酸甜苦辣都进来了，听啊，这是麦子在唱歌！

把所有的镰刀举起来，把大型的收割机开进来，拼尽你浑身的劲儿，把所有的血水汗水泪水扔到天上吧！在收获的节骨眼儿上忙，没日没夜，一天吃两顿饭，不吃饭都可以，只要能把一袋袋麦子拉进打麦场，一粒粒麦子能够全部装进袋子，只要能咬上一口新麦子做的馒头，即使累死，一头歪倒在木板子床上，也值！开进吧，装得满满当当的吧，摊子晒场吧，不就是二十来天嘛。无边无际的麦田里，镰刀一挥，天地一晃，机器轰鸣，割麦抢场，它们的歌声，和着小麦的歌声、田野里沸腾的人欢马叫声，一年一年歌唱着中国农民的丰收，分分秒秒都在累积着一个个数字。麦子装袋子那一天，我看见你解开一个麻袋口，抓了一把麦子，你蹲在一边，轻咬麦子，“咯嘣，咯嘣”几声，嘴角，挂着一股一股奶白色的汁液，真香啊！

餐桌上，多少年多少天了，我陶醉每一顿饭的面食：一碗面条，一碗饺子，一碗“糊涂”，一个白面馍，一盆稀饭（稀饭是用小麦粉煮成的），几根油条。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麦香啊，总让我闻得流口水，想象到香气弥漫的那片田野、那块麦地。这一碗面那个馍，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垄麦子吧。何止是闻哪，我还会去听。听小东西里这么多氤氲升腾的麦香，到底是谁，如此反复，连续。

它们，就是遍地金子，就是小麦。③22

诗歌

时间(外四首)

王伟

黎明的鸡叫
告诉孩子们该起床上学了
村口“卖豆腐”的吆喝声
每天会准时响起
小时候没有表
但人们懂得时间

现在总感觉
时间过得飞快
电脑和手机
都有时间显示
但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迟到

50岁之前
我喜欢远方 喜欢天空
喜欢雄鹰和大海
喜欢酒和想你
我什么都不怕

50岁以后
我喜欢夕阳 喜欢垂柳
喜欢流水和草坪
喜欢茶和想孩子
我害怕夜里
突然响起的电话

广场上
大妈拎着凳子
大伯拄着拐杖
走几步停下来歇歇
大伯坐在大妈拎的凳子上

他们的身后
是几个练习轮滑的少年
疾风一般飞过

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
从老人和少年中间
慢慢地走过
婴儿笑靥如花

敬老院
敬老院里有个大草坪
没种什么花
不过这样也好
花开花落
容易让人联想到
这些极易消逝的生命

老人们非常喜欢冬天
可以坐在一起晒晒暖 聊聊天
最主要的是
年关到了
外出打工的孩子回来
有可能接他们回家团圆

关于雪
小雪和大雪
这两个节气之间
隔着北风隔着寒流
隔着怀念隔着期待
隔着“瑞雪兆丰年”的农谚

突然在某个时辰
一朵雪率领千万朵雪
一声惊喜带来更多惊喜
这些天庭的花
移到人间
装饰寂寞的冬天

这飘飞的乡愁
唤起多少儿时记忆
也会照亮
游子思乡的梦③22

感怀二首

翟赞华



别虎迎兔
虎归山洞玉兔升，
冬去春来迎日红。
三载降魔毒犹在，
唯期霹雳震苍穹。

珠海所见
新雨洗空后，

白云天际流。
潺潺水喧闹，
恰恰鸟鸣啾。
丹岭顽童上，
茵场色悠悠。
固然劳倦，
兹地赛瀛洲。③22

探梅

戴俊贤

循着一缕暗香
把你请进了乐曲
幻想能够走进你的世界
领略另一番风光
你举着布满枝条的蓓蕾
露出含羞带笑的面庞
向我诉说前尘往事
和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无限
向往

回望悠久的历史
每一段经历都令人神往
至今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你的品类有红梅、绿梅、白
梅、墨梅
足迹遍布华夏南国北疆
报春迎春凌寒独自开

用风骨和精神树立了高贵雅
洁的形象
尊为花中四君子之首
又有岁寒三友的风流倜傥
无数墨客骚人欲凭借你附庸
风雅

文采飞扬的诗书画佳作艳冠
群芳
音乐家把你请进了乐曲
一曲《红梅赞》响遏行云
将革命豪情抒发得淋漓酣畅
我翻遍字典寻找优美词语
欲写无与伦比的诗行
但是我不能够，还是留待后
人吧

因为只有未来才是最美的华
章③22

诗歌

宽窄巷行吟(组诗)

邵超

疑问
怎么找不到宽巷子的宽？
怎么找不到窄巷子的窄？
我问一位长者
长者捋着胡子沉吟——
宽在你，窄亦在你
宽由心，窄亦由心哟

角度
在宽巷子
我换个角度看
宽变成了窄

在窄巷子
我换个角度看
窄变成了宽
就是这么奇妙
宽窄巷子的角角落落里
堆积着许多角度

迷失
在宽巷子闲逛
狭窄的心房陡然宽敞起来
在窄巷子里闲逛
粗放的神情瞬时精致了许多

在宽窄巷子里闲逛
迷失在宽里，迷失在窄里
我已找不到我

醒悟
逛了宽巷子
我意外发现：宽有魂
逛了窄巷子
我竟然感到：窄有魄
逛了整个宽窄巷子
我终于醒悟——

原来宽的魂是窄
原来窄的魄是宽啊

往返
按理说，宽来就会宽往
按理说，窄来就会窄往
因为宽窄巷子
喜欢按常规出行
也有可能，宽来窄往
也有可能，窄来宽往
因为在宽窄巷子里
往有阴差，返也有阳错①8

随笔

感恩“魔鬼周”

张帅

回首自己的军旅生涯，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在确山参加的“魔鬼周”训练。在我看来，“魔鬼周”是更加贴近实战，更能挑战自身极限，且兼顾体能、技能、心理等的全方位训练，它让我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让我认识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每个人的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

训练的科目特别多，我记忆最深的有1公里山地接力、1公里爬行、25公里越野以及60公里徒步行军。

4月的的确山，虽暂未退去冬天的寒冷，但春日的暖风也悄然而至。当天下午到达宿营地搭好帐篷，整理好随身物品后，便开始了紧张的25公里武装越野。由于训练是多个单位一起参加，因此每次都会暗藏硝烟，互相较劲。

来不及欣赏山间美景，我们深一步浅一步地往目的地赶着，30公斤的背囊对我们而言有些超负荷，但只能咬牙坚持。翻山、越岭、爬坡，让这25公里在本就筋疲力尽的我们眼里显得格外漫长。后勤我们相互搀扶、加油打气。越野训练结束后，我们已疲惫不堪。当教练命令我们往左滚三圈、往右滚三圈、趴下、起立、俯卧撑、

仰卧起坐……往往身子已经过来，但是背囊还在一侧。我坚信这点困难不可能难住如初生牛犊的我，尽管抽筋的感觉当头几乎席卷全身，但我仍然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放弃，坚持下去。晚饭后，我才注意到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半山腰，从远处看萦绕的雾气给这座山带来了些许神秘，脚下是一朵朵不知名的小花，不远处的山是充满生机的淡绿。当然，根本来不及过多欣赏，便又投入紧张的训练。

第二天，一声巨响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每人领取了两份单兵即食食品、两包咸菜。正准备出发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穿着雨衣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争着抢着向前。不一会儿我们就走出一身汗，但随即又被雨淋得直打颤。每当觉得自己不动了，就会听到教员在不远处大声喊：“加油，还有最后五公里就到了！”听到这话，我们像是重新看到了希望，重振精神大步往前走。但走了整整一天，最后教员说的还是“还有最后五公里”。在到达山顶时，我们捡了些未淋湿的木头生了火，但总是暖了前胸，凉了后背。简单进餐后，我们又继续行军赶往目的地。

直到晚上7点钟，一天的训练才告一段落，结束后队长脱了一只鞋，拧了拧袜子，另一只脚好像太疼了没有脱鞋，那时我才发现队长的脚上磨出了两个比一元硬币还要大的水泡。我意识到让人疲惫的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鞋里细小的沙砾。

我们都在挑战着自己的极限，也

在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如果说60公里太长，短距离的还有1000米爬行、1000米山地接力。30公斤的背囊要尽量贴紧身体，还要佩戴头盔、橡胶枪。那短短的1000米，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爬了多久，但总感觉比徒步行军要绝望些，因为每次只能爬出小小一步。我在心里无数次给自己打气：我行！看到教员用喇叭一边喊“快点”一边说“不行就退出吧”，这更加使我坚定信念，哪怕每次只能爬动一点点，我也要堅持到最后。训练中最有意思的科目要数1公里越野接力，每个单位随机抽取15人，分3组，每人1公里接力，用时最短者获胜。听到这个科目，我们第一反应是要强弱搭配，在分配小组成员时，队长把几个相对慢一些的放在第一组，实力强的放在后两组，结果大比分获胜。

还有许多科目，不再一一讲述。“魔鬼周”让我认识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不放弃，定会不断突破自己。生命因为挑战才有意义，把困难踩在脚下，一定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回首往事，青春因为有了迷彩相伴，显得更加珍贵。感恩我的确山“魔鬼周”。③22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
源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